



水滸傳

卷四十八至五十



遠
2339
16



八達信
2339
16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四十八

聖歎外書

第四十三回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

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以上宋江既入山寨一切線頭都結矣不得
已生出戴宗尋取公孫別開機扣便轉出楊
雄石秀一篇錦繡文章乃至直帶出三打祝

第五才子書 卷四十八 續

第五才子書 長街遇石秀

家無數奇觀而此一回則正其過接長養之際也貪游名山者須耐仄路貪食熊蹯者須耐慢火貪看月華者須耐深夜貪見美人者須耐梳頭如此一回固願讀者之耐之也看他一路無數小文字都復有一丘一壑之妙不似他書一望平原而已

一部收尾此篇獨居第一

話說當時李逵挺着朴刀來關李雲兩箇就官路旁邊關了五七合不分勝敗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間隔開叫道且不要關都聽我說二人都住了手朱富道師父聽說小弟多蒙錯愛指教鎗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哥朱貴見在梁山泊做了頭領今奉及時雨宋公明將令着他來招管李大哥不爭被你拿了解官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見得宋公明因此做下這場手段却纔李大哥乘勢要壞師父却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只殺了這些土兵我們

本待去得遠了猜道師父回去不得必來趕我小弟又想師父日嘗思念特地在此相等師父你是箇精細的人有甚不省得如今殺害了許多人性命又走了黑旋風你怎生回去見得知縣你若回去時定喫官司又無人來相救不如今日和我們一同上山投奔宋公明入了夥未知尊意若何李雲尋思了半晌便道賢弟只怕他那里不肯收留我朱富笑道師父你如何不知山東及時雨大名

專一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李雲聽了歎口氣道閃得我有家難遶有國難投只喜得我並無妻

小省不怕喫官司拿了只得隨你們去休李逵便

笑道我的哥你何不早說○籠直是其天性便和李雲剪拂

了這李雲既無老小亦無家當○省當下三人合作

一處來趕車子半路上朱貴接見了大喜四壽好

漢跟了車仗便行於路無話看看相近梁山泊路

上又迎着馬麟鄭天壽○好○昭烈救後主日勿以善小而為勿以惡小而

為之吾謂行文亦然如李朱四人看看看到山又增

出馬麟鄭天壽來探聽此所謂小善必為李雲若

小家當定要寫還二句必不肯漏此所謂小惡必避也

都相見了說道是宋

二頭領又差我兩箇下山來探聽你消息好今既

見了我兩箇先去回報當下二人先上山來報知

次日四籌好漢帶了朱富家眷都至梁山泊大寨

聚義廳來朱貴向前先引李雲拜見晁宋二頭領

相見眾好漢說道此人是沂水縣都頭姓李名雲

綽號青眼虎上文虎字猶次後朱貴引朱富參拜

眾位說道這是舍弟朱富綽號笑面虎妙都相見

了李逵拜了宋江獨拜給還了兩把板斧細訴說

假李逵剪徑一事眾人大笑這箇該笑○先寫眾

笑妙又訴說殺虎一事為取娘至沂嶺被虎喫了

說罷流下淚來寫出至宋江大笑大書宋江大笑

笑也夫娘何人也虎喫何事也娘被虎喫其子流

淚何情也聞斯言也○不必賢者而後哀之行道之

人莫不哀之矣江獨何心不惟不能哀之其復笑

之不惟笑之而已且大笑之耶天下之人莫非子

也天下莫非人子則莫不各有其娘也江而獨非

虎喫而為人之子乃復大笑江謹欺欺太公乎作

者待於前幅大書宋江不許取娘於後幅大書宋

江開虎弊娘大笑所以深明義忠談孝之道被

人其胸中全無心肝為釋史之禱祝也

殺了四箇猛虎今日山寨裏卻添得兩箇活虎不

別人無娘但正宜作慶不帶孝子但慶強盜衆多

誇自家添虎皆深惡宋江筆法

好漢大喜便教殺羊宰馬做筵席慶賀兩箇新到

頭領晁蓋便叫去左邊白勝上首坐定吳用道此

字是上來一篇大結束處非結束李近來山寨十

雲朱富而已直結束劫法場以來也

分興旺感得四方豪傑望風而來皆是晁宋二兄

之德亦眾弟兄之福也然雖如此還令朱貴仍復

掌管山東酒店替回石勇候健朱貴在東朱富老小另

撥一所房舍住居日今山寨事業大了非同舊日

可再設三處酒館專一探聽吉凶事情往來義士

上山如若朝廷調遣官兵捕盜可以報知如何進

兵好做准備西山地而廣闊可令童威童猛弟兄

帶領十數箇火伴那里開店二童在酉令李立帶十數

箇火家去山南邊那里開店李立在南令石勇也帶十

第五才子書 長街遇石秀 五 貫華堂

來箇伴當去北山那里開店石勇仍復都要設立

水亭號箭接應船隻但有緩急軍情飛捷報來上

第一山前設置三座大關專令杜遷總行守把但

有一應委差不許誑遣十字妙絕早晚不得擅離

六字妙絕讀之又令陶宗旺把總監工掘港汊修

水路開河道整理宛子城垣修築山前大路妙絕

第一歎他原是莊戶出身修理久慣令蔣敬掌管

庫藏倉廩支出納入積萬累千書算帳目第四令

蕭讓設置寨中寨外山上山下三關把隘許多行

移關防文約大小頭領號數妙第五令煩第六令金大堅

刊造雕刻一應兵符印信牌面等項第六令侯健

管造衣袍鎧甲五方旗號等件第七令李雲監造

梁山泊一應房舍第八令馬麟監督修造大

小戰船第九令宋萬白勝去金沙灘下寨王矮

虎鄭天壽去鴨嘴灘下寨兩段第十令穆春朱富管

收山寨錢糧第十令呂方郭盛於聚義廳兩邊耳房

第五才子書 長街遇石秀

安歇絕妙親兵○今宋清專管筵宴寫得宋清惟酒食是議讀

之絕倒○無數經濟發出一段極大文字却以一戲語終之妙絕○此着調遣衆人所以結束宋江

上山許大文字也以無數說語描寫大宋機械變詐幾於食少事煩却只以一句話描寫小宋百無

一能只圖口腹如此都分撥已定筵席了三日不結構真是錦心繡手

在話下梁山泊自此無事每日只是操練人馬教

演武藝水寨裏頭領都教習駕船赴水船上廝殺

亦不在話下一大結後再作一小結忽一日宋江與晁蓋吳

學究并衆人閒話道我等弟兄衆位今日共聚大

義只有公孫一清不見回還我想他回蘄州探母

參師期約百日便回今經日久不知信息莫非昧

信不來可煩戴宗兄弟與我去走一遭探聽他虛

實下落如何不來戴宗願往宋江大喜說道只有

賢弟去得快旬日便知消息當日戴宗別了衆人

次早打扮做承局離了梁山泊取路望蘄州來把

四箇甲馬拴在腰上作起神行法來於路只喫些

素茶素食在路行了三日來到沂水縣界只聞人

說道隨手前日走了黑旋風傷了好些人連累了

都頭李雲不知去向不甚分明王妙宛至今無獲

處戴宗聽了冷笑當日正行之次只見遠遠地轉

過一箇人來手裏提着一根渾鐵筆管槍匆匆行

人第而已下文那人看見戴宗走得快便立住了

脚叫一聲神行太保穿接戴宗聽得回過臉來定

睛看時見山坡下小徑邊立着一箇大漢生得頭

圓耳大鼻直口方眉秀目疎腰細胸闊像條戴宗

連忙回轉身來問道壯士素不曾拜識如何呼喚

賤名那漢慌忙答道足下果是神行太保撇了鎗

便拜倒在地穿接戴宗連忙扶住答禮問道足下

高姓大名那漢道小弟姓楊名林祖貫彰德府人

氏多在綠林叢中安身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錦豹

子楊林數月之前路上酒肆裏遇見公孫勝先生

同在店中喫酒相會便寫得備說梁山泊晁宋二

公招賢納士如此義氣寫下一封書教小弟自來

投大寨入夥只是不敢輕易擅進公孫先生又說

李家道口舊有朱貴開酒店在彼招引上山入夥

的人山寨中亦有一箇招賢飛報頭領好言喚做

神行太保戴院長日行八百里路今見兄長行步

非嘗因此喚一聲看因知穿接之奇也不想果是仁兄正

是天幸無心得遇戴宗道小可特為公孫勝先生

回薊州去杳無音信今奉晁宋二公將令差遣來

薊州探聽消息尋取公孫勝還寨不期却遇足下

楊林道小弟雖是彰德府人這薊州管下地方州

郡都走遍了倘若不棄就隨侍兄長同去走一遭

戴宗道若得足下作伴實是萬幸尋得公孫先生

見了一同回梁山泊未遲楊林見說了大喜就邀

佳戴宗結拜為兄戴宗收了甲馬兩箇緩緩而行

到晚就投村店歇了楊林置酒請戴宗戴宗道我

使神行法不敢食葷兩箇只買些素饌相待過了

一夜次日早起打火喫了早飯收拾動身楊林便

問道兄長使神行法走路小弟如何走得。上只怕同行不得。戴宗笑道：「我的神行法也帶得人同走。我把兩箇甲馬拴在你腿上作起法來也和我一般走得快。」奇事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不然你如何趕得我走。楊林道：「只恐小弟是凡胎濁骨，比不得兄長神體。」戴宗道：「不妨我這法，諸人都帶得。」耐菴寫至此句

蚤已想到作用了時和我一般行，只是我自哭素李達矣並無妨得。後日獨難當時取兩箇甲馬替楊林縛。

在腿上戴宗也只縛了兩箇，作用了神行法，吹口氣在上面，兩箇輕地走了去。要緊要慢，都隨着戴宗行。後日獨難兩箇於路間說些江湖上的事，雖只見緩緩而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神行二字，是奇想，更有此奇筆描寫之。兩箇行到巳牌時，分前面來到一箇去處，四圍都是高山，中間一條驛路，楊林却自認得。引便對戴宗說道：「哥哥，此間地名喚做飲馬川，前面兀那高山裏，嘗嘗有大夥在內，近日不知如何因。」

為山勢秀麗水遶峰環以此喚做飲馬川兩箇正
 來到山邊過只聽得忽地一聲鑼響戰鼓亂鳴走
 出一二百小嘍囉攔住去路當先捧着兩籌好漢
 各挺一條朴刀大喝道行人須住脚五字恰好喝
神行人故妙
 你兩箇是甚麼鳥人那里去的會事的快把買路
 錢來饒你兩箇性命楊林笑道哥哥你看我結果
 那呆鳥二字罵盡千載○見好人而不識聞好
話而不信讀好文字而不解皆呆鳥也擦
 着筆管鎗搶將入去那兩箇好漢見他來得兇走

近前來看看了上首的那箇便叫道且不要動手兀
 的不是楊林哥哥麼楊林住了却纔認得上首那
 箇大漢一箇大提着軍器向前剪拂了便喚下首這
 箇長漢一箇長都來施禮罷楊林請過戴宗說道兄
 長且來和這兩箇弟兄相見戴宗問道這兩箇壯
 士是誰如何認得賢弟楊林便道這箇認得小弟
 的好漢他原是蓋天軍襄陽府人氏姓鄧名飛為
 他雙睛紅赤江湖上人都喚他做火眼狻猊能使

一條鐵鏈人皆近他不得多會合夥一別五年不曾見面誰想今日却在這裡相遇着鄧飛便問道揚林哥哥這位兄長是誰必不是等閒人也楊林道我這仁兄各說其所知與下文相對是梁山泊好漢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鄧飛聽了道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長能行八百里路程的戴宗答道小可便是那兩箇頭領慌忙剪拂道平日只聽得說大名不想今日在此拜識尊顏戴宗忙問道這位好漢高姓

大名鄧飛道我這兄弟我這仁兄我這兄弟以開筆作對令文字不懈散

姓孟名康祖貫是真定州人氏善造大小船隻原因押送花石綱要造大船真怪這提調官催併責罰他把本官一時殺了棄家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安身已得年久因他長大白淨人都見他一身好肉體起他一箇綽號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戴宗見說大喜四等好漢說話間揚林問道二位兄弟在此聚義幾時了鄧飛道不瞞兄長說也有一年

多了只半載前在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箇哥哥

姓裴名宣

先生一人，次生出二人，却因二人又生

要圖省力，其實收羅一百八人，亦大難事。祖貫是京兆府人氏，原是本

府六寨孔日出身，極好刀筆，為人忠直聰明，分毫

不肯苟且。本處人都稱他鐵面孔日，亦會拈鎗。

使棒、二舞劍、三輪刀、四智勇，足備為因朝廷除將

一員貪濫知府到來，把他尋事刺配沙門島。從我

這里經過，被我們殺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

身聚集得三二百人。這裴宣極使得好雙劍。

上鎗，下劍。

刀四事，此又抽出一件獨贊之，有神色。讓他年長見在山寨中為主

煩請二位義士同往小寨相會。片時便叫小喽囉

牽過馬來，戴宗、楊林、卸下甲馬，細騎上馬，望山寨

來行不多時，早到寨前，下了馬。裴宣已有人報知，

連忙出寨降階而接。戴宗、楊林看裴宣時，果然好

表人物，生得面白肥胖，四平八穩，心中暗喜。當下

裴宣邀請二位義士到聚義廳上，俱各講禮罷相

請戴宗正面坐了次是楊林裴宣鄧飛子孟康五等

好漢賓主相待坐定筵宴當日大吹大擂飲酒戴

宗在筵上說起晁宋二人如何招賢納士仗義疎

財一如何衆好漢如何同心協力二如何八百里梁山

泊如何廣濶三如何中間宛子城如何雄壯四如何

下里如何都是茫茫烟水五如何如何許多軍馬不

愁官兵來捉六如何只發把言語說他三箇寫得錯

裴宣回道小弟也有這箇山寨一也也有三百來

匹馬二也財賦也有十餘輛車子糧食草料不算

有三也也有三五百孩兒們四也儻若仁兄不棄微

賤將引薦於大寨入夥五也也有微力可效五也未知

尊意若何寫得錯戴宗大喜道晁宋二公待人接

物並無異心更得諸公相助如錦上添花若果有

此心可便收拾下行李待小可和楊林去薊州見

了公孫勝先生同來那時一同扮做官軍星夜前

往衆人大喜酒至半酣移至後山斷金亭上看那

匪
亦作匪
周也
亦作匪
亦作匪

第五才子書 長街迎石秀

飲馬川景致喫酒尋一石口八人實難收羅故借戴宗

人也。然又恐寫得冷。便露出素 泊之跡。故特寫作如意之筆。喝采道山杏水

匪真乃隱秀人字畫盡飲馬川 你等二位如何來

得到此。鄧飛道原是幾箇不成材小廝們馬 在這

里屯扎。後被我兩箇來奪下。這箇去處。眾皆大笑。

五等好漢。喫得大醉。裴宣起身舞劍助酒。看他特

特寫評贊山水。特寫馬世語。特寫 戴宗稱讚不已。

舞劍皆極力要寫作加意之筆。 至晚便畱到寨內安歇。次日戴宗定要

和楊林下

山三位好漢苦畱不住。相送到山下作別。自回寨

裏收拾行裝。整理動身。不在話下。且說戴宗和楊

林離了飲馬川山寨。在路曉行夜住。早來到薊州

城外投箇客店安歇了。楊林便道哥哥。我想公孫

勝先生是箇學道人。必在山間林下。不住城裏。妙

使吾浩歎。今之學道之人。皆不在山間 戴宗道

林下。今之山間林下。却葬無數死人。哀哉。 說得是。當時二人先去城外

一到處詢問公孫勝

先生下落消息。並無一箇人曉得他。先生 住了一

先生

好

住了一

好

日次早起來又去遠遠村坊街市訪問人時亦無

一箇認得先生兩箇又回店中歇了第三日戴宗

道敢怕城中有人認得他不然若使有人認得當

日和楊林却入薊州城裏來尋他兩箇尋問老成

人時都道不認得敢不是城中人只怕是外縣名

山大刹居住先生楊林正行到一箇大街只見遠

遠地一派鼓樂迎將一箇人來接過戴宗楊林立在

街上看時前面兩箇小牢子一箇馱着許多禮物

靛音電

花紅一箇捧着若干段子采繒之物後面青羅傘

下罩着一箇押獄劊子那人生得好表人物露出

藍靛般一身花繡兩眉八鬢鳳眼朝天淡黃面皮

細細有幾根髭鬚那人祖貫是河南人氏姓楊名

雄因跟一箇叔伯哥哥來薊州做知府一向流落

在此續後一箇新任知府却認得他因此就叅他

做兩院押獄兼充市曹行刑劊子因為他一身好

武藝面貌微黃以此人都稱他做病關索楊雄當

時楊雄在中間走着，背後一箇小牢子，擎着鬼頭
靶，法刀原來纔去市心裏決刑了回來，衆相識與
他掛紅賀喜送回家去。正從戴宗楊林面前迎將
過來，一簇人在路口攔住了把盞，只見側首小路
裏又撞出七八箇軍漢來爲頭的一箇叫做踢殺
羊張保。楊志被牛所苦，楊雄爲羊所困，皆非
必然之事，只是借勺水與洪波耳。這漢
是薊州守禦城池的軍帶着這幾箇都是城裏城
外時嘗討閒錢使的破落戶漢子，官司累次奈何

他不改爲見楊雄原是外鄉人來薊州，却有人懼
怕他，因此不怯氣。當日正見他賞賜得許多段疋，
帶了這幾箇沒頭神，喫得半醉，却好趕來要惹他。
又見衆人攔住他在路口把盞，那張保撥開衆人，
鑽過面前叫道：「節級拜揖。」楊雄道：「大哥來喫酒。」張
保道：「我不要喫酒，我特來問你借百十貫錢使用。」
楊雄道：「雖是我認得大哥，不曾錢財相交，如何問
我借錢？」張保道：「你今日詐得百姓許多財物，如何

不借我些楊雄應道這都是別人與我做好看的
怎麼是詐得百姓的你來放才我與你軍衛有司
各無統屬張保不應便叫衆人向前一鬪先把花
紅段子都搶了去楊雄叫道這廝們無禮却待向
前打那搶物事的人被張保劈胸帶住背後又是
兩箇來拖住了手那幾箇都動起手來小牢子們
各自迴避了楊雄被張保并兩箇軍漢逼住了施
展不得只得忍氣解拆不開正鬧中間只見一條

大漢挑着一擔柴來

一路行文如龍初
戒鱗甲隱隱而起

看見衆人

逼住楊雄動彈不得那大漢看了路見不平便放
下柴擔分開衆人前來勸道你們因甚打這節級
那張保睜起眼來喝道你這打春餓不死凍不殺
的乞丐敢來多管那大漢大怒性發起來將張保
劈頭只一提一交擡翻在地那幾箇被落戶見了
却待要來動手早被那大漢一拳一箇都打的東
倒西歪楊雄方纔脫得身把出本事來施展一對

拳頭攏梭相似那幾箇破落戶都打翻在地數語救正

楊雄○非一張保便困楊雄亦只是張保見不是

借以引出石秀耳須知行文之苦頭爬將起來一直走了了○設毛牛之必至於死

殺羊之一直逃去者只此已足楊雄忿怒大踏步

顯楊雄也行文都無浪筆須知趕將去張保跟着槍包袱的走活畫楊雄在後面

追○着○趕○轉○一○條○巷○內○去○了○將楊雄逼開去便令戴

甚好○一那大漢兀自不歇手在路口尋人厮打

戴宗楊林看了暗暗地喝采道端的是好漢真正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便向前邀住勸道好漢看我

二人薄面且罷休了兩箇把他扶到一箇巷內

又一箇楊林替他挑了柴擔戴宗挽住那漢子

好○寫邀入酒店裏來楊林放下柴擔好同到閣

兒裏面那大漢又手道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

人之禍戴宗道我弟兄兩箇也是外鄉人因見壯

士仗義之心只恐一時拳手太重誤傷人命特地

做這箇出場請壯士酌三杯到此相會結義則箇

那大漢道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這場却又蒙
 賜酒相待實是不當楊林便道四海之內皆是兄
 弟怎如此說且請坐戴宗相讓那漢那里肯僭上
 戴宗楊林一帶坐了那漢坐在對席叫過酒保楊
 林身邊取出一兩銀子來把與酒保道不必來問
 但有下飯只顧買來與我們喫了一發總算酒保
 接了銀子去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按酒之類三人
 飲過數杯戴宗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那

漢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

自小學得些鎗棒在身○ ○ ○ ○ ○一生執意是石秀是另路

見不平便要○ ○ ○ ○ ○去相助人都呼小弟作拚命三郎因

隨叔父來外鄉販羊馬賣不想叔父半途亡故消

折了本錢還○ ○ ○ ○ ○不得流落在此蘄州賣藥度日既

蒙拜識當以實告戴宗道小可兩箇因來此間幹

事得遇壯士如此豪傑流落在此賣藥怎能殺發

跡不若挺身○ ○ ○ ○ ○了○ ○ ○ ○ ○生死亦要挺身出去○ ○ ○ ○ ○挺身真世出

世間之要訣也。江湖上去做箇下半世快樂也好石秀道

小人只會使些鎗棒別無基本事如何能發發達

快活戴宗道這般時節認不得真一者朝廷閉塞

二乃好臣不明朝廷用閉塞字妙言非朝廷不愛人材只是好臣閉塞之也好臣用

不明字更妙言奸臣閉塞朝廷亦非有大過惡只繇不明故也不明二字何等輕細却斷得好臣盡

情斷得好奸臣閉塞復成何語耶只二字轉換其優劣相去如此古本俗本之相去胡可盡說亦在

天下善讀書人取兩本細細對讀便知其異耳小

可一箇薄識因一口氣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

入夥如今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

安了早晚都做箇官人只是好看話蓋有權術人開口便防人一着如宋江

之於武松皆此類也學究不知世事便因此語續出半部真要笑殺石秀歎口氣道

小人便要去也無門路可進戴宗道壯士若肯去

時小可當以相薦石秀道小人不敢拜問二位官

人貴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兄弟姓楊名林石

秀道江湖上聽得說箇江州神行太保莫非正是

是下戴宗道小可便是叫楊林身邊包袱內取一

錠十兩銀子送與石秀做本錢。看他寫戴宗全學

宋江說好話。又學宋江使銀子。石秀不敢受再三

寫得戴宗便活是第二宋江。

誰讓方纔收了纔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正

欲要訴說些心腹之話投托入夥。移雲接月之筆。

之疾。豈復料此文乃直兜至翠屏山後耶。只聽得外面有人尋問入來

三箇看時却是楊雄帶領着二十餘人都是做公

的趕入酒店裏來戴宗楊林見人多喫了一驚乘

鬧闕裏兩箇慌忙走了。卸去戴楊。交入楊石。移雲

接月。出筆最巧。子弟少

時讀書。最要知古人出筆。有無數方法。有正筆。有

反筆。有過筆。有沓筆。有轉筆。有偷筆。上五法。易解

所謂偷筆。則如此文是也。蓋一路都是戴宗作正

文。至此。忽趁勢偷去戴宗。竟入楊雄。石秀正傳。所

謂移雲接月。用力不多。而得便。石秀起身迎住道

至大。知此。則作史記非難事也。石秀起身上迎住道

節級那里去來楊雄便道大哥何處不尋你却在此

這里飲酒。便放出戴宗。一時被那廝封住了

手施展不得多蒙足下氣力救了我這場便宜一

時間只顧趕了那廝去奪他包袱却撇了足下這

花紅段疋回來補只尋足下不見却纔有人說道

兩箇客人勸他去酒店裏喫酒因此纔知得特地

尋將來石秀道却纔是兩箇外鄉客人寫出石秀有心人

邀在這里酌三杯說些閒話只二語寫出石秀有心人不知節

緘呼喚楊雄大喜便問道足下高姓大名貴鄉何

處因何在此石秀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

陵建康府人氏平生執性路見不平便要去捨命

相護以此都喚小人做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此

地販賣羊馬不期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流

落在此薊州賣柴度日再述一遍楊雄又問却纔

和足下一處飲酒的客人何處去了問石秀道他

兩箇見節級帶人進來只道相鬧以此去了楊雄

道恁地便喚酒保取兩甕酒來大碗叫眾人一家

三碗喫了先去明日却得來相會楊雄領眾人來只為卸去戴宗

之地耳戴宗既已卸去便并卸去衆人行文亦有狡兔死走狗烹之法也眾人都喫了

酒自各散了楊雄便道石家三郎你休見外想

長街遇石秀

此間必無親眷

恩深義重反在此句

我今日就結義你做箇

弟兄如何石秀見說大喜便說道不敢動問節級

貴庚楊雄道我今年二十九歲石秀道小弟今年

二十八歲就請節級坐受小弟拜為哥哥石秀拜

了四拜楊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飲饌酒菓來我

和兄弟今日喫箇盡醉方休正飲酒之間只見楊

雄的丈人潘公

先露出潘字來先露出丈人來

帶領了五七箇

人前借二十餘人所以走戴宗也却恐裏跡太直

尋到酒店裏來楊雄見了起身道泰山來做甚麼

潘公道我聽得你和人厮打特地尋將來楊雄道

多謝這箇兄弟救護了我打得張保那厮見影也

害怕我如今就認義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潘公

叫好好且叫這幾箇弟兄喫碗酒了去楊雄便叫

酒保討酒來每人三碗喫了去

明明陪前一段可知

便叫潘

公中間坐了楊雄對席上首石秀下首三人坐下

酒保自來斟酒潘公見了石秀這等英雄長大心

中甚喜便說道我女婿得你做箇兄弟相幫也不枉了公門中出入誰敢欺負他叔叔原曾做甚買賣道路石秀道先父原是操刀屠戶潘公道叔叔曾省得殺牲口的勾當麼石秀笑道自小喫屠家飯如何不省得宰殺牲口潘公道老漢原是屠戶出身只因年老做不得了止有這箇女婿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因此撇下這行衣飯三人酒至半酣計算酒錢石秀將這擔柴也都准折了柴下落好

三人取路回來楊雄入得門便叫大嫂快來與這

叔叔相見○道字妙是箇認義叔叔○與武只見布

簾裏面應道大哥你有甚叔叔是箇認義叔叔楊雄

道你且休問先出來相見所謂一布簾起處走出

那箇婦人來原來那婦人是七月七日生的因此

小字喚做巧雲先嫁了一箇吏員是薊州人喚做

王押司兩年前身故了不妨便嫁楊雄却方纔晚

嫁得楊雄未及一年夫妻石秀見那婦人出來慌

務要寫得與武松初見金蓮一

忙向前施禮道嫂嫂請坐石秀便拜那婦人道奴

家年輕字法新妙如何敢受禮楊雄道這箇是我今日

新認義的兄弟你是嫂嫂可受半禮當下石秀推

金山倒玉桂拜了四拜與武松一樣人與武松一樣事與武松一樣文章不

換一字那婦人還了兩禮請入來裏面坐地收拾

一間空房教叔叔安歇活是潘金蓮請之大笑語休絮煩矣

日楊雄自出去應當官府分付家中道安排石秀

衣服巾幘客店內有些行李包裹都教去取來楊

雄家裏安放了却說戴宗楊林自酒店裏看見那

夥做公的人來尋訪石秀鬧關裏兩箇自走了回

到城外客店中歇了次日又去尋問公孫勝兩日

絕無人認得先生到底好又不知他下落住處兩箇商

量了且回去當日收拾了行李便起身離了蘄州

自投飲馬川來和裴宣鄧飛孟康一行人馬扮作

官軍星夜望梁山泊來戴宗要見他功勞糾合得

許多人馬上山山上自做慶賀筵席不在話下去卸

戴宗亦是狗 齊說有楊雄的丈人潘公自和石秀

商量要開屠宰作坊潘公道我家後門頭是一條

斷路小巷先伏斷頭小巷上文楊雄是張保入

引出後門一條一條巷內戴宗邀石秀入一條巷內便

斷頭小巷來有一間空房在後那里并水又

便可做作坊點染成一就教叔叔做房在裏面又

好幾乎不得石秀見了也喜端的便益潘公

再尋了箇舊時識熟副手只央叔叔掌管帳日石

秀應承了叫了副手便把大青大綠粧點起肉案

子水盆砑頭打磨了許多刀杖整頓了肉案打併

了作坊猪圈趕上十數箇肥猪選箇吉日開張肉

鋪衆隣舍親戚都來掛紅賀喜又費掛喫了一兩

日酒楊雄一家得石秀開了店都歡喜自此無話

一向潘公石秀自做買賣不覺光陰迅速又早過

了兩箇月有餘時值秋殘冬到石秀裏裏外外身

上都換了新衣穿着先下一句新衣穿着然後下

也石秀一日早起五更出外縣買猪三日了方回

家○來○只○見○舖○店○不○開○却○到○家○裏○看○時○肉○店○砧○頭○也○

都○收○過○了○刀○仗○家○火○亦○藏○過○了○絕世奇文令人再猜不着石秀

是○箇○精○細○的○人○看○在○肚○裏○便○省○得○了○石秀錯用心也却偏說他

精細便令讀者走入八陣圖中更尋不出自○心○中○忖○道○嘗○言○人○無○干○日○

好○花○無○百○日○紅○好哥○哥○自○出○外○去○當○官○不○管○家○事○

必○然○嫂○嫂○見○我○做○了○這○些○衣○裳○一○定○背○後○有○說○話○

又○見○我○兩○日○不○回○必○有○人○搬○口○弄○舌○想○是○疑○心○不○

做○買○賣○我○休○等○他○言○語○出○來○我○自○先○辭○了○回○鄉○去○

休○自○古○道○那○得○長○遠○心○的○人○此回本石秀錯用心也乃轉入後文却又

真應此言則又文章家之隨手風雲腕中神鬼也石○秀○已○把○猪○趕○在○圈○裏○

一○句○却○去○房○中○換○了○脚○手○一收○拾○了○包○裹○行○李○一

細○細○寫○了○一○本○清○帳○一事○從○後○面○入○來○此句亦為後日作伏不止

叙○今○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素酒食妙石秀心中又疑慢之也鄰

子竊鐵自請○石○秀○坐○定○喫○酒○潘○公○道○叔○叔○遠○出○勞○

心○自○趕○猪○來○辛○苦○石○秀○道○丈○人○禮○當○且○收○過○了○這○

本○明○白○帳○目○若○上○面○有○半○點○私○心○天○地○誅○滅○收過店面

石秀喫一驚。交清帳目。潘公喫一驚。收過店面。石秀再猜不出。交清帳目。潘公再猜不出。全是鬼神搬運之文。潘公道：叔叔何故出此言，並不曾有箇甚事。

石秀道：小人離鄉五七年了，今欲要回家去走一

遭特地交還帳目，今晚辭了哥哥，明早便行。潘公

聽了，大笑起來，道：叔叔差矣！你且住聽老漢說。

回在法各妙。而以此卷為第一。那老子言無數句話，不一時有分

教報仇壯士提三尺破戒沙門，喪九泉畢竟潘公

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卷之四十八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四十九

聖歎外書

第四十四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

佛滅度後，諸惡比丘於佛事中廣行非法，破壞象教，起大疑謫，殄滅佛法，不盡不止。我欲說之久，不得便，今因讀此而寄辯之。惡世比

丘行非法時每欲假托如來象教或云講經或云造像或云懺摩或云受戒外作種種無量莊嚴其中包藏無量淫惡是初不知如是佛事如來在時悉有儀則如講經者如來大師於人天中作師子吼三轉法輪得道爲證非第二人力之所及如來旣滅有諸大士承佛遺囑流通尊經則必審擇希世法器住於深山閉門講說講已思惟思已坐禪坐已行道行已覆說於二六時不暇剪爪初不聽許在於闐闐椎鐘布告招集男女拍肩聯臂作諸戲笑令菩提場雜穢充滿造像法者如來非欲以已形像流布人間是皆廣用異妙方便表宣法相令衆歡喜四王天者表於四諦右伽藍神左應真者表於俗諦及以真諦十

六尊者表十六句迦葉阿難表行與說三世佛者表世間尊如是等像莫不有表初不聽

許○廣○造○一○切○淫○祀○鬼○神○羅○列○堂○殿○引○諸○女○人○
燒○香○求○福○感○亂○僧○徒○污○染○梵○行○懺○摩○法○者○超○
出○世○間○有○力○大○人○了○知○本○性○純○白○無○垢○非○以○
後○心○懺○於○前○心○從○本○寂○靜○不○造○罪○故○譬○如○以○
水○而○洗○於○水○當○知○畢○竟○無○有○是○處○然○為○微○細○
餘○習○未○除○是○用○趨○勤○質○對○尊○像○求○哀○自○責○誓○
願○清○淨○剋○期○一○報○永○盡○無○遺○初○不○聽○許○廣○開○
壇○場○巧○音○歌○唱○旗○姓○子○女○履○鳥○交○錯○僧○尼○無○

分○笑○語○不○擇○於○慚○愧○法○無○慚○無○愧○受○戒○法○者○
如○來○制○戒○分○性○與○遮○性○戒○廣○淵○是○為○一○切○法○
身○大○士○所○游○戲○處○遮○戒○謹○嚴○則○為○七○眾○同○所○
受○持○若○或○有○人○持○於○遮○戒○通○達○性○戒○是○名○合○
道○芬○陀○利○華○若○不○通○於○性○戒○妙○義○但○著○袈○裟○
細○視○徐○行○直○不○得○名○持○遮○戒○也○授○戒○之○法○釋○
迦○世○尊○為○大○和○尚○彌○勒○菩○薩○作○教○授○師○文○殊○
尸○利○作○羯○磨○師○初○不○聽○許○盲○師○瞎○眾○自○相○歎○

譽網羅士女作已眷屬交通閨房僧俗相接
密坐低語招世毀謗至如近世佛教濫觴更
有一切慶佛誕生開佛光明燒船化庫求乞
法名如是種種怪異之事競共興作惑亂世
間妖比丘尼穿門入室邀諸淫女寡女處女
連袂接履招搖梵刹廣起無量不淨諸行尤
爲非法惱亂如來夫釋迦者二月八日沸星
出時降生皇宮二月八日沸星出時成菩提

道二月八日沸星出時轉大法輪二月八日
沸星出時入於涅槃其餘一切諸大菩薩無
不各各先一日生後一日滅何嘗某甲於某
日生某甲某日如世俗事若爲如來開光明
者如來已於無量劫來開大光明五眼四智
種種具足何曾有人反以光明施與如來若
謂如來教人營福燒化船庫寄來生者如來
法中訶責三業貪爲第一是故現世國城妻

子○猶○教○之○言○汝○應○棄○捨○何○得○反○興○妖○妄○之○論○
謂○來○世○福○今○世○可○求○若○謂○如○來○聽○諸○女○人○求○
法○名○者○如○來○在○時○尚○禁○女○人○不○得○來○於○僧○伽○
藍○中○何○嘗○廣○求○在○家○女○人○圍○繞○於○已○至○如○經○
中○末○利○夫○人○韋○提○夫○人○舍○脂○夫○人○德○髻○夫○人○
乘○大○誓○願○來○從○佛○學○亦○皆○仍○其○舊○時○名○字○何○
曾○為○其○別○立○異○名○世○間○當○知○如○是○種○種○怪○異○
之○事○皆○是○惡○僧○為○錢○財○故○巧○立○名○色○既○得○錢○

財○必○營○房○室○營○房○室○已○次○營○衣○服○廣○於○一○身○
作○諸○莊○嚴○作○莊○嚴○已○恣○求○淫○慾○求○淫○慾○時○何○
所○不○至○破○壞○佛○法○破○壞○世○法○破○壞○嘗○住○破○壞○
檀○越○如○是○惡○僧○出○現○世○時○如○來○象○教○應○時○必○
滅○是○以○世○尊○於○垂○涅○槃○勅○諸○國○王○大○臣○長○者○
一○切○世○間○菩○薩○大○人○欲○護○我○法○必○先○驅○逐○如○
是○惡○僧○可○以○刀○劍○而○斫○刺○之○彼○若○避○走○疾○以○
弓○箭○而○射○殺○之○在○在○處○處○搜○捕○掃○除○毋○令○惡○

種尚○有○遺○雷○是○則○名○為○真○正○護○法○是○則○名○為○
 愛○戀○如○來○是○則○名○為○最○勝○供○養○是○則○名○為○眾
 生○眼○目○若○復○有○人○顧○瞻○禍○福○猶○豫○不○忍○是○人
 即○為○世○間○大○愚○可○憐○憫○者○一○切○如○來○為○之○悲
 哭○譬○如○壯○士○展○臂○之○間○已○墮○地○獄○不○可○救○拔
 嗚○呼○傷○哉○安○得○先○佛○重○出○於○世○一○為○廓○清○令
 我○眾○生○知○是○福○田○為○非○福○田○不○以○此○言○為○河
 漢○也○

西○門○慶○一○篇○已○極○盡○淫○穢○之○致○矣○不○謂○忽○然
 又○有○裴○如○海○一○篇○其○淫○其○穢○又○復○極○盡○其○致
 讀○之○真○似○初○春○食○河○鮑○不○復○信○有○深○秋○蟹○螯
 之○樂○及○至○持○螯○引○白○然○後○又○疑○梅○聖○俞○不○數
 魚○蝦○之○語○徒○虛○語○也○

王○婆○十○分○研○光○以○整○見○奇○石○秀○十○分○瞧○科○以
 散○入○妙○悉○是○絕○世○文○字○

話○說○石○秀○回○來○見○收○過○店○面○便○要○辭○別○出○門○潘○公

說道叔叔且住老漢已知叔叔的意了叔叔兩夜
 不曾回家今日回來見收拾過了家火什物叔叔
 一定心裏只道是不開店了因此要去休說恁地
 好買賣便不開店時也養叔叔在家不瞞叔叔說
 我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箇王押司不幸沒了今
 得二週年做些功果與他因此歇了這兩日買賣
 明日請下報恩寺僧人來做功德就要央叔叔管
 待則箇老漢年紀高大熬不得夜因此一發和叔

叔說知石秀道既然丈丈恁地說時小人再納定
 性過幾時潘公道叔叔今後並不要疑心只顧隨
 分且過老龜當時喫了幾杯酒并些素食收過不
 提明早果見道人挑將經擔到來鋪設壇場擺放
 佛像供器鼓鈸鐘磬香花燈燭廚下一面安排齋
 食楊雄倒在外邊回家來分付石秀道賢弟我今
 夜却限當牢不得前來凡事楊節級家裏却與王
押司做週年真是老
大不堪之事只用一字央你支持則箇石秀道哥
禿括過去讀之一笑

哥放心自去自然兄弟替你料理楊雄去了石秀自在門前烙管此時甫得清清天亮只見一箇年紀小的和尚揭起簾子入來深深地與石秀打箇問訊石秀答禮道師父少坐隨背後一箇道人挑兩箇盒子入來石秀便叫丈丈有箇師父在這里潘公聽得從裏面出來那和尚便道乾爺如何一向不到敝寺老子道便是開了這些店面却沒工夫出來那和尚便道押司週年無甚罕物相送此

少掛麵幾包京棗老子道阿也甚麼道理教師父壞鈔教叔叔收過了石秀自搬入去叫點茶出來門前請和尚喫只見那婦人從樓上下來不敢十分穿重孝只是淡粧輕抹寫出回頭便問叔叔誰送物事來石秀道一箇和尚叫丈丈做乾爺的送來不快那婦人便答道是師兄海閣黎裴如海寫熟一箇老實的和尚又熟他性格誰疑他是裴家絨線舖裏小官人其不老實耶絕倒他是裴族姓又熟他出家在報恩寺中又

第五才子書 智殺非不如海 賈華堂

他掛 因他師父是家裏門徒結拜我父做乾爺

他門 長奴兩歲因此上叫他做師兄

名叫做海公 又熟他叔叔晚間你只聽他請佛念

經有這般好聲音 又熟他聲音 石秀道原來恁地

不快 自肚裏已瞧科一分了 於西門慶也王婆以

十分研光成就之潘巧雲之於裴如海也 那婦人

使下樓來見和尚石秀却背又着手 活畫出不隨

後跟出來布簾裏張看 隨後跟出來妙一寫石只

見那婦人出到外面那和尚便起身向前來 畫賊

合掌深深的打箇問訊那婦人便道甚麼道理

教師兄壞鈔和尚道賢妹些少微物不足掛齒那

婦人道師兄何故這般說出家人的物事怎的消

受得和尚道敝寺新造水陸堂了要來請賢妹隨

喜 一箇要 只恐節級見怪那婦人道看來拙夫 四

活畫 一是活畫偷養漢子婦人也 也不恁地計較我

娘死時亦曾許下血盆願心早晚也要來寺裏 簡一

也要相煩還了和尚道這是自家的事如何恁地

說但是分付如海的事小僧便去辦來那婦人道

師兄多與我娘念幾卷經便好只見裏面姪孃捧

茶出來那婦人拿起一盞茶來把袖子去茶鍾口

邊抹一抹雙手遞與和尚極寫親熱不堪那和尚連手接

茶連手妙輕重可知兩隻眼涎瞪瞪的只顧睃那婦人的

眼這婦人一雙眼也笑迷迷的只管睃這和尚的

眼寫得四眼極其不堪自古色膽如天却不防石秀在布簾

裏一眼張見

一雙眼張見四隻眼文情妙絕俗本盡

早瞧科了二分

了二分道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幾番見那婆

娘嘗嘗的只顧對我說些風話又於極忙中補我

只以親嫂嫂一般相待原來這婆娘倒不是箇良

人莫教撞在石秀手裏救替楊雄做箇出場也不

見得石秀一想一發有三分瞧科了三分便揭起

布簾撞將出來疾甚妙絕那賊秃連忙放茶疾甚妙絕

便道大郎請坐這淫婦便插口道這箇叔叔便是

拙夫新認義的兄弟那賊秃虛心冷氣連忙問道

二連大郎貴鄉何處高姓大名石秀道我麼句姓

石句名秀句金陵人氏四句咄咄駭人為要閒管

替人出力又叫做拚命三郎咄咄我是箇麤鹵漢

子備有冲撞和尚休怪却似惹着爆炭妙絕賊

秃連忙道三連不敢不敢小僧去接衆僧來赴道

場連忙出門去了疾甚妙絕那淫婦道師兄早來

些箇那賊秃連忙走更不答應五連忙寫賊秃

然看見石秀氣色便連忙放茶連忙動問連忙不

敢連忙出門連忙走更不應真活現一箇賊秃也

淫婦送了賊秃出門自入裏面去了石秀却在門

前低了頭只顧尋思其實心中已瞧料四分四分

多時又着此二字顯出方見行者走來點燭燒香

少刻這賊秃引領衆僧都來赴道場潘公央石秀

接着相待茶湯已罷打動鼓鈸歌詠讚揚一篇淫

中間偏夾寫許多只見這賊秃同一箇一般年紀

小的和尚做闍黎搖動鈴杵發牒請佛獻齋讚供

第五才子書 智度裴如海 賈華堂

諸天護法監壇主盟追薦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

夫寫許只見那淫婦只見二字總是那淫婦那賊

多佛事只見那淫婦秃那一堂和尚三眼之頭皆

石秀眼喬素梳粧來到法壇上手捉香爐拈香禮

中事佛極寫石秀那賊秃越逞精神搖着鈴杵唱動真

言極寫石秀那一堂和尚見他兩箇竝肩摩倚這

等模樣也都七顛八倒極寫石秀證盟已畢請衆

和尚裏面喫齋佛事那賊秃讓在衆僧背後賊秃

轉過頭來看着這淫婦笑笑那淫婦也掩着口笑

笑前以四眼字寫出不可兩箇處處眉來眼去以

目送情石秀都瞧科了足有五分來不五分

衆僧都坐了喫齋先飲了幾杯素酒搬出齋來都

下了佛事觀錢潘公致了不安先入去睡了一箇

人去少刻衆僧齋罷都起身行食去了轉過一遭

再入道場佛事石秀不快此時真到六分六分只

推肚疼自去睡在板壁後了妙又一箇礙那淫婦

一點情動那里顧得防備人看見便自去支持衆

僧又打了一回鼓，敲動事，把些茶食、菓品、煎點，那

賊秃着衆僧用心看經，請天王拜懺，設浴召亡，參

禮三寶，處處夾寫許多佛事追薦到三更時分，衆僧困倦，許

礙眼人那賊秃越逞精神，高聲念誦，那淫婦在布

簾下久立，慾火熾盛，不覺情動，便教姪孃請海師

兄說話，那賊秃一頭念誦，一頭趨到淫婦面前，賊

甚這淫婦摘住賊秃袖子，淫婦說道：「師兄，明日來

取功德錢時，就對爹爹說，血盆願心一事，不要忘

了。反囑賊秃道：「做哥的記得，只說二字妙，兩人一

人絕倒要還願也，還了好賊秃，又道：「你家這箇叔

叔，好生利害，賊秃淫婦把頭一搖，道：「這箇係他，則

甚，竝不是親骨肉，淫婦淫極乾兄，賊秃道：「恁地

小僧却纔放心，一頭說，一頭就袖子裏捏那淫婦

的手，淫婦假意把布簾來隔，那賊秃笑了一聲，石

眼中極自出去，到底裏，不想石秀却在

板壁後假睡，正瞧得着，已看到七分了，七分當夜

五更道場滿散送佛化紙已了交寫佛事到底衆僧作謝

回去那淫婦自上樓去睡了石秀却自尋思了氣

道哥哥恁的豪傑却恨撞了這箇淫婦忍了一肚

步鳥氣自去作坊裏睡了次日楊雄回家俱各不

提飯後楊雄又出去了只見那賊秃又換了女套

整整齊齊的僧衣逕到潘公家來那淫婦聽得是

和尚來了慌忙下樓出來接着邀入裏面坐地便

叫點茶來淫婦謝道夜來多教師兄勞神功德錢

未曾拜納賊秃道不足挂齒小僧夜來所說血盆

懺願心這一事特稟知賢妹要還時小僧寺裏見

在念經只要寫疏一通就是淫婦便道好好忙叫

姬孃請父親出來商量潘公便出來謝道老漢打

熬不得夜來甚是有失陪待不想石叔叔又肚疼

倒了無人管待却是休怪休怪賊秃道乾爺正當

自在淫婦便道我要替娘還了血盆懺舊願師兄

說道明日寺中做好事就附答還了先教師兄去

寺裏念經我和你明日飯罷去寺裏只要證明懺
 疏也是了當一頭事潘公道也好明日只怕買賣
 緊櫃上無人淫婦道放着石叔叔在家焰管却怕
 怎的潘公道我兒出口為願明日只得要去淫婦
 就取些銀子做功德錢與賊禿去有勞師兄莫責
 輕微明日准來上刹討素麪喫賊禿道謹候拈香
 收了銀子便起身謝道多承布施小僧將去分俵
 衆僧來日專等賢妹來證盟那婦人直送和尚到

門外去了石秀自在作坊裏安歇起來宰猪趕趁
 是日楊雄至晚方回婦人待他喫了晚飯洗了脚
 手却教潘公對楊雄說道心虛我的阿婆臨死時孩
 兒許下血盆經懺願心在這報恩寺中我明日和
 孩兒去那里證盟了便回說與你知道楊雄道大
 嫂你便自說與我何妨一路都寫楊雄直性只是有籠無細全是籠出石秀
 那婦人道我對你說又怕你嗔怪因此不敢與你
 說當晚無話各自歇了次日五更楊雄起來接連寫五

箇起來如溪雲亂起讀之應接不暇自去畫卯承應官府石秀起來

自理會做買賣只見淫婦起來梳頭句裏脚句洗

額項句薰衣裳句迎兒起來尋香盒句催早飯句

潘公起來買紙燭句討轎子句古本有如此石妙文俗本都失

秀自一早晨願買賣也不來管他極其不快飯罷把迎

兒也打扮了好已牌時候潘公換了一身衣裳好

來對石秀道相煩叔叔焰管門前老漢和拙女同

去還些願心便回石秀笑道小人自當焰管丈丈

但焰管嫂嫂多燒些好香絕早早來石秀自瞧科

八分了八分且說潘公和迎兒跟着轎子送一還

望報恩寺裏來這賊秃已先在山門下伺候看見

轎子到來喜不自勝向前迎接潘公道甚是有勞

和尚那淫婦下轎來謝道多多有勞師兄賊秃道

不敢不敢小僧已和衆僧都在水陸堂上從五更

起來誦經到如今未曾住歇只等賢妹來證盟却

是多有功德把這婦人和老子引到水陸堂上引

已自先安排下香花燈塗之類有十數箇僧人在
彼看經那淫婦都道了萬福參禮了三寶賊禿引
到地藏菩薩面前引一證盟懺悔通罷疏頭便化了

紙請衆僧自去喫齋着徒弟陪侍那賊禿却請乾
爺和賢妹去小僧房裏拜茶一引把這淫婦引到
僧房裏淡處引三預先都準備下了叫聲師哥拏茶

來只見兩箇侍者捧出茶來白雪鑊器蓋肉硃紅
托子雪白鑊器蓋內絕細好茶也加於半句中間
夾出硃紅托子四字筆法之妙俗子何知

絕細好茶喫罷放下蓋子請賢妹裏面坐一坐又
引到一箇小小閣兒裏引四琴光黑漆春臺挂幾幅
名人書畫小桌兒上焚一爐妙香佛滅度後末惡

破壞佛法皆復私營房室造作種種非律器皿彈
琴燒香藏蓄翰墨如是惡人出現之時能令佛法
應時速滅何以故非律儀故消信施故不生禪故
不觀心故多淫慾故背和合故起疑謗故增生死
故若復是時有大菩薩誓願護法出典於世身為
國王及作大臣長者居士善男信女見此惡人行
非法時即當白佛鳴鼓撞鐘罷令其人還俗策使
其諸非法房室器皿即當毀壞毋令遺留能如是
者則為佛法之所永賴則為如來之所付託則為
一切諸佛歡喜則為後世衆生增長信心若復有

人惑於禍福聽信妖言為彼惡人更生庇護是人即當墮大地獄妻不貞良出大彙附識於此潘公和女兒一臺坐了賊禿對席迎兒立在側邊那淫婦道師兄端的是好箇出家人去處清幽靜樂賊禿道妹子休笑話怎生比得貴宅上潘公道生受了師兄一日我們回去那賊禿那里肯便道難得乾爺在此又不是外人今日齋食已是賢妹做施主如何不喫筋麵了去師哥快搬來說言未了却早托兩盤進來都是日嘗裏藏下的希奇果子

異樣菜蔬并諸般素饌之物排一春臺淫婦便道師兄何必治酒反來打攪賊禿笑道不成禮數微表薄情而已師哥將酒來斟在杯中賊禿道乾爺多時不來試嘗這酒老兒飲罷道好酒端的味重好賊禿道前日一箇施主家傳得此法做了三五石未明日送幾瓶來與令婿喫老兒道甚麼道理賊禿又勸道無物相酬賢妹娘子賢妹下忽添胡亂告飲一杯兩箇小師哥兒輪番篩酒迎兒也喫

勸了幾杯好那淫婦道酒住有喫不去了賊禿道

難得娘子竟稱娘子矣好到此再告飲一杯潘公叫轎夫

入來各人與他一杯酒喫賊禿道乾爺不必記挂

小僧都分付了已着道人邀在外面自有坐處喫

酒好乾爺放心且請開懷多飲幾杯好原來這

賊禿為這箇婦人特地斟付下這等有力氣的好

酒潘公喫央不過多喫了兩杯當不住醉了和尚

道且扶乾爺去牀上睡一睡和尚叫兩箇師哥只

一扶把這老兒攙在一箇冷淨房裏去睡了這里

和尚自勸道娘子開懷再飲一杯那淫婦一者有

心二乃酒入情懷便覺有些朦朦朧朧上來口裏

嘈道師兄你只顧央我喫酒做甚麼活賊禿低低

告道只是敬愛娘子活潘婦便道我酒是罷了活

其言未畢賊禿道請娘子去小僧房裏看佛牙

活畫罪過活淫婦便道我正要看看佛牙了來活畫罪過活

盆願心這賊禿把那淫婦一引引到一處樓上五邦

是那賊禿的臥房鋪設得十分整齊淫婦看了先

自五分歡喜今之妖僧所以必營臥房也便道你端的好箇臥

房乾乾淨淨賊禿笑道只是少一箇娘子賊禿賊甚看

他遂漸入港那淫婦也笑道你便討一箇不得淫婦淫極看

他針針相接梭梭相逐賊禿道那里得這般施主淫婦道你

且教我看佛牙則箇賊禿道你叫迎兒下去了我

便取出來賊禿賊甚淫婦便道迎兒你且下去看老爺

醒也未淫婦淫甚迎兒自下得樓來去看潘公賊禿把

樓門關上淫婦笑道師兄你關我在這里怎的是便

不知怎的這賊禿淫心蕩漾向前樓住那淫婦說

道我把娘子十分愛慕我為你下了兩年心路今

日難得娘子到此這箇機會作成小僧則箇淫婦

道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你却要騙我倘若他得

知却不饒你賊禿跪下道只是娘子可憐見小僧

則箇那淫婦張着手說道賊禿家創會纏人我老

大耳刮子打你淫甚賊禿嘻嘻的笑着說道任從娘

子○打○只○怕○娘○子○閃○了○手○甚那淫婦淫心飛動便樓

起○賊○禿○道○我○終○不○成○當○真○打○你○甚賊禿便抱住這

淫婦向牀前卸衣解帶了其心願佛牙遂入血盆

好○半○日○只三字寫得極其不堪今之人家必欲縱其妻女登山入廟者亦未思其好半日之

也○不堪兩箇雲雨方罷那賊禿樓住這淫婦說道你

既有心於我我身死而無怨只是今日雖然虧你

作成了我只得一霎時的恩愛快活不能毀終夜

歡娛久後必然害殺小僧那淫婦便道你且不要

慌我已尋思一條計了我家的人一箇月倒有二

十來日當牢上宿我自買了迎兒教他每日在後

門裏伺候若是夜晚他一不在家時便撥一箇香

桌兒出來燒夜香為號你便入來不妨只怕五更

睡着了不知省覺却那里尋得一箇報曉的頭陀

買他來後門頭大敲木魚高聲叫佛便好出去若

買得這等一箇時一者得他外面策望二乃不叫

你失了曉賊禿聽了這話大喜道妙哉你只顧如

此行我這里自有箇頭陀胡道人我自分付他來
策望便了淫婦道我不敢畱戀長久恐這廝們疑
忌我快回去是得你只不要悞約那淫婦連忙再
整雲、月粉面開了樓門便下樓來教迎兒叫
起潘公慌忙便出僧房來轎夫喫了酒麵已在寺
門前伺候那賊秃直送那淫婦到山門外那淫婦
作別了上轎自和潘公迎兒歸家不在話下却說
這賊秃自來尋報曉頭陀木房原有箇胡道今在

寺後退居裏小庵中過活諸人都叫他做胡頭陀
每日只是起五更來敲木魚報曉勸人念佛天明
時收掠齋飯賊秃喚他來房中安排三杯好酒相
待了他又取些銀子送與胡道胡道起身說道弟
子無功怎敢受祿日嘗又承師父的恩惠賊秃道
我自看你是箇志誠的人我早晚出些錢貼買道
度牒、剝你為僧、這些銀子權且將去買些衣服穿
着、原來這賊秃日嘗時只是教師哥不時送些午

齊與胡道待節下又帶挈他去誦經得些齋贖錢

補一層便胡道感恩不淺尋思道他今日又與我

銀兩必有用我處何必等他開口胡道便道師父

但有使令小道處即當向前賊禿道胡道你既如

此好心說時我不瞞你所有潘公的女兒要和我

來往不說我要和却說約定後門首但有香桌兒

在外時便是教我來我却難去那里楚若得你先

去看探有無我纔可去又要煩你五更起來叫人

念佛時可就來那里後門頭看没人便把木魚大

敲報曉高聲叫佛我便好出來胡道便道這箇

畚頓一頓有何難哉當時應允了其日先來潘公

後門首討齋飯先來一次只見迎兒出來說道你

這道人如何不來前門討齋飯却在後門裏來那

胡道便念起佛來裏面這淫婦聽得了便出來後

門問道你這道人莫不是五更報曉的頭陀胡道

應道小道便是五更報曉的頭陀教人省睡妙晚

第五才子書 智殺裴如海 三十一 寶善堂

○宜○燒○些○香○妙○佛○天○歡○喜○妙○那○淫○婦○聽○了○大○喜○便

叫○迎○兒○去○樓○上○取○一○串○銅○錢○來○布○施○他○各○日○施○這○頭

陀○張○得○迎○兒○轉○背○便○對○淫○婦○說○道○小○道○便○是○海○師

父○心○腹○之○人○特○地○使○我○先○來○探○路○淫○婦○道○我○已○知

道○了○今○夜○晚○間○你○可○來○看○如○有○香○桌○兒○在○外○你○可

便○報○與○他○則○箇○胡○道○把○頭○來○點○着○迎○兒○取○將○銅○錢

來○與○胡○道○去○了○那○淫○婦○來○到○樓○上○却○把○心○事

對○迎○兒○說○奴○才○但○得○些○小○便○宜○如○何○不○隨○願○了筆

却○說○楊○雄○此○日○正○該○當○牢○未○到○晚○先○來○取○了○鋪○蓋

夫○監○裏○上○宿○這○一○日○倒○是○迎○兒○巴○不○到○晚○早○去○安

排○了○香○桌○兒○黃○昏○時○撥○在○後○門○外寫○小○兒○女○不○知○人○事○情○性○如○活

寫○奴○才○獻○勤○如○活那○婦○人○却○閃○在○傍○邊○伺○候○初○更○左

側○一○箇○人○戴○頂○頭○巾○閃○將○入○來○迎○兒○喫○一○嚇奇○絕○妙○絕

之○文○俗○本○皆○失○可○笑道○誰○只○一○箇○字○寫○出○喫○嚇○來○

那○人○也○不○答○應○如○淫○婦○在○側○邊○伸○手○便○扯○去○他○

頭○巾○露○出○光○頂○來○輕○輕○地○罵○一○聲○賊○秃○倒○好○見○識

奇絕妙絕之文俗本皆
誤○淫婦倒好見議 兩箇厮撲厮抱着上樓去

了迎兒自來撥過了香桌兒關上了後門也自去

睡了他兩箇當夜如膠似漆如糖似蜜如酥似髓

如魚似木極寫不堪却快活淫戲了五七遍只三字寫

得極其極其雅馴也正好睡哩只聽得咯咯地木魚響奇絕高

聲念佛賊秃和淫婦一齊驚覺一齊二字奇妙那

賊秃披衣起來道我去也今晚再相會淫婦道今

後但有香桌兒在後門外你便不可負約如無香

桌兒在後門你便切不可來賊秃下牀淫婦替他

戴上頭巾淫極妙絕之迎兒開了後門只一字

活文俗本誤去了自此為始但是楊雄出去當牢上宿那賊

秃便來家中只有這箇老兒未晚先自要睡迎兒

這箇丫頭已自做一牀了極寫只要瞞着石秀一

箇那淫婦淫發起來那里管顧這賊秃又知了婦

人的滋味便似攝了魂魄的一般這賊秃只待頭

陀報了便離寺來那淫婦專得迎兒做脚放他出

第五才子書 智殺裴如海 賈華堂

入因此快活往來戲耍將近一月有餘又省又且

說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時自在坊裏歇宿嘗有這

件事挂心每日委決不下却又不曾見這賊禿往

來先反跌每日五更睡覺不時跳將起來料度這

件事又緊又密只聽得報曉頭陀直來巷裏敲木

魚高聲叫佛石秀是箇乖覺的人早瞧了九分九

了冷地裏思量道這條巷是條死巷如何有這頭

陀連日來這裏敲木魚叫佛事有可疑寫石秀又作三番

一番聽得第二番張見第一番當是十一月中旬之日

五更時分石秀正睡不着只聽得木魚敲響頭陀

直敲入巷裏來到後門口高聲叫道普度衆生救

苦救難諸佛菩薩奇妙無比石秀聽得叫的蹺蹊便跳

將起來去門縫裏張時第二番張見只見一箇人戴頂

頭巾從黑影裏閃將出來和頭陀去了隨後便是

迎兒關門妙筆石秀聽到十分十分了此十分聽

與十分研光相對俗本悉行改矣恨道哥哥如此

何也設不遇古本豈不惜哉

豪傑却討了這箇淫婦倒被這婆娘瞞過了做成

這等勾當巴得天明把豬出去門前挂了賣箇早

市偏有此開細之筆做罷討了一遭賒錢偏有此開細之筆日中

前後看他寫出天明飯罷日中前後次序開婉之甚逕到州衙前來尋楊

雄却好行至州橋邊正迎見楊雄楊雄便問道兄

弟那里去來石秀道因討賒錢就來尋哥哥楊雄

道我嘗為官事忙併不曾和兄弟快活喫三杯且

來這里坐一坐楊雄把這石秀引到州橋下一箇

酒樓上揀一處僻淨閣兒裏兩箇坐下叫酒保取

瓶好酒來安排盤饌海鮮案酒二人飲過三杯楊

雄見石秀只低了頭尋思是石秀楊雄是箇性急的

人便問道是楊雄兄弟你心中有些不樂莫不家裏

有甚言語傷觸你處石秀道家中也無有甚話兄

弟感承哥哥把做親骨肉一般看待有句話敢說

麼是石秀楊雄道兄弟何故今日見外有的話但說

不妨是楊雄石秀道哥哥每日出來只顧承當官府

却不知背後之事這箇嫂嫂不是良人兄弟已看
 在眼裏多遍了且未敢說今日見得仔細忍不住
 來尋哥哥直言休怪楊雄道我自無背後眼你且
 說是誰石秀道前者家裏做道場請那箇賊秃海
 閣黎來嫂嫂便和他眉來眼去兄弟都看見第三
 日又去寺裏還血盆懺願心兩箇都帶酒歸來我
 近日只聽得一箇頭陀直來巷內敲木魚叫併那
 厮敲得作怪今日五更被我起來張時看見果然

是這賊秃戴頂頭巾從家裏出去似這等淫婦要

他何用四字問楊雄聽了大怒道這賤人怎敢如

此石秀道哥哥且息怒今晚都不要提是石只和

每日一般明日只推做上宿三更後却再來敲門

那厮必然從後門先走兄弟一把拏來從哥哥發

落楊雄兄弟見得是石秀又分付道哥哥今晚

且不可說話是石楊雄道我明日約你便是

兩箇再飲了幾杯算還了酒錢一同下樓來出得

酒肆各散了只見四五箇虞候叫楊雄道

偏生出別樣事

頭故那里不尋節級知府相公在花園裏坐地教

等節級來和我們使棒快走快走楊雄便分付石

秀道本官喚我只得去應答兄弟你先回家去石

秀當下自歸家裏來收拾了店面自去作坊裏歇

息且說楊雄被知府喚去到後花園中使了幾回

棒知府看了大喜叫取酒來一連賞了十大賞鍾

楊雄喫了都各散了衆人又請楊雄去喫酒至晚

喫得大醉扶將歸來那淫婦見丈夫醉了謝了衆

人却自和迎兒擡上樓梯去明晃晃地點着燈盞

楊雄坐在牀上迎兒去脫鞦韆先作淫婦與他除

頭巾解巾幘奇絕妙絕之文楊雄見他來除巾幘一時驚

上心來奇絕妙絕之文因除巾幘忽然自古道

醉是醒時言指着那淫婦罵道你這賤人句這賊

妮子句好歹我要結果了你句無頭無腦那淫

婦喫了一驚不敢回話且伏侍楊雄睡了楊雄一

頭上牀睡一頭口裏恨恨的罵道你這賤人這一你

你這淫婦二你你這你這大蟲口裏倒涎三你這

你這你這我手裏不到得輕輕地放了你四你這

五你這得活是醉人那淫婦那裏敢喘氣直待楊雄睡

着看看看到五更楊雄酒醒了討水喫那淫婦起來

管碗水遞與楊雄喫了桌上殘燈尚明是酒醒楊

雄喫了水便問道大嫂你夜來不曾脫衣裳睡是活

酒醒人那淫婦道你喫得爛醉了只怕你要吐那

敢脫衣裳只在脚後倒了一夜楊雄道我不曾說

甚麼言語活是酒醒人淫婦道你往嘗酒性好但喫醉

了便睡我夜來只有些兒放不下楊雄又問道石

秀兄弟這幾日不曾和他快活喫得三杯絕妙酒

蓋脚語你家里也自安排些請他醜遮頭那淫婦便不應自

坐在踏牀上眼淚汪汪口裏歎氣為淫婦幾楊雄

又說道大嫂我夜來醉了又不曾惱你做甚麼了

煩惱那淫婦掩着淚眼只不應如楊雄連問了幾

聲那淫婦掩着臉假哭如楊雄就踏牀上扯起他

在牀上務要問道為何煩惱那淫婦一頭哭一面

口裏說道如我爹娘當初把我嫁王押司只指望

一竹竿打到底聲口如活看他誰想半路相提

今日只為你十分豪傑却嫁得箇好漢誰想你

與我做主聲口如活看他如此誰入去便令楊

楊雄道又作怪誰敢欺負你我不做主那淫婦道

我本待不說如活又恩愛却又怕你着他這兒

待說來如又怕你忍氣揚雄聽了便道你且說怎

麼地來那淫婦道我說與你不要氣苦看他恩

安得不自從你認義了這箇石秀家來初時也好

頓一向後看看放出刺來奇見你不歸時時嘗看

了我說道哥哥今日又不來嫂嫂自輕也好冷落

却便我只不係他貞不是一日了妙這箇且休說

又頓一句昨日早晨我在廚房洗頓項這厮從後

走出來看見沒人從背後伸隻手來摸我曾前道

第○五○十○回
嫂嫂○你○有○孕○也○無○却○又○被○我○打○脫○了○手○真○本○待○要○
聲○張○起○來○何○等○又○怕○隣○舍○得○知○笑○話○裝○你○的○幌○子○
何○等○巴○得○你○歸○來○却○又○濫○泥○也○似○醉○了○又○不○敢○說○
恩○愛○寫○得○恩○愛○軟○順○之○極○安○得○不○入○玄○中○我○恨○不○得○喫○了○他○你○兀○自○來○問○
石○秀○兄○弟○怎○的○如○活○楊○雄○聽○了○心○中○火○起○便○罵○道○
是○楊○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這○廝○倒○
來○我○面○前○又○說○海○闊○黎○許○多○事○說○得○箇○沒○巴○鼻○眼○
見○得○那○廝○慌○了○便○先○來○說○破○使○箇○見○識○和○盤○托○出○
是○箇○楊○雄○

口裏恨恨地道他又不是我親兄弟趕了出去便
罷○是○楊○楊○雄○到○天○明○下○樓○來○對○潘○公○說○道○宰○了○的○
牲○口○醃○了○罷○絕○到○活○寫○從○今○日○便○休○要○做○買○膏○
一霎時把櫃子和肉案都拆了石秀天明正將了
肉○出○來○門○前○開○店○只○見○肉○案○并○櫃○子○都○拆○翻○了○又○
做○過○石○秀○是○箇○乖○覺○的○人○如○何○不○省○得○笑○道○是○了○
西○字○寫○出○因○楊○雄○醉○後○出○言○走○透○了○消○息○倒○喫○這○
精○細○乖○覺○婆娘使箇見識擬撥定反說我無禮他教丈夫收

第○五○十○回
卷○四○十○九
三

了肉店我若便和他分辯教楊雄出醜我且退一

步了却別作計較石秀可畏我惡其人石秀便去作坊裏收

拾了包裹第二番也楊雄怕他羞耻也自去了決撒得好笑

石秀提了包裹跨了解腕尖刀妙筆便來辭潘

公道小人在宅上打攪了許多時今日哥哥既是

收了鋪面小人告回帳目已自明明白白並無分

文來去如有毫釐昧心天誅地滅石秀可畏我惡其人潘公

被女婿分信了也不敢問他緣他自去了這石秀

却只在近巷內又一條巷尋箇客店安歇賃了一間房

住下石秀却自尋思道湯雄與我結義我若不明

白得此事枉送了他的性命他雖一時聽信了這

婦人說心中怪我我也分別不得務要與他明白

了此一事我如今且去探聽他幾時當牢上宿起

箇四更便見分曉在店裏住了兩日却去楊雄門

前探聽當晚只見小牢子取了鋪蓋出去石秀道

今晚必然當牢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當晚回店

裏睡到四更起來跨了這口防身解腕尖刀悄悄
地開了店門徑走到楊雄後門頭巷內伏在黑影
裏張時却好交五更時候只見那箇頭陀挾着木
魚來巷口探頭探腦石秀一閃閃在頭陀背後
一隻手扯住頭陀一隻手把刀去頸子上闊着
低聲喝道低聲你不要掙扎若高做聲便殺了你
妙妙你只好好實說海和尚叫你來怎地那頭陀道
好漢你饒我便說石秀道你快說我不殺你頭陀

道海關黎和潘公女兒自來每夜來往教我只看
後門頭有香泉兒為號喚他人文五更裏却教
我來敲木魚叫他喚他出文石秀道他如今在
那裏精細頭陀道他還在他家裏睡着我如今敲
得木魚響他便出來石秀道你且借你衣服木魚
與我奇頭陀手裏先奪了木魚頭陀把衣服正脫
下來被石秀將刀就頸上一勒駭疾一勒妙真
殺倒在地頭陀已死了石秀却穿上直裰護膝妙

一○邊○插○了○尖○刀○妙把○木○魚○直○敲○入○巷○裏○來○奇極那

賊○禿○在○牀○上○却○好○聽○得○木○魚○咯○咯○地○響○連○忙○起○來

披○衣○下○樓○迎○見○先○來○開○門○賊○禿○隨○後○從○後○門○裏○閃

將○出○來○石○秀○兀○自○犯○木○魚○敲○響○那○和○尚○悄○悄○喝○道

只○顧○敲○做○甚○麼○絕石○秀○也○不○應○他○讓○他○走○到○巷○口

一○交○放○翻○疾按○住○喝○道○不○要○高○做○聲○高○做○聲○便○殺

了○你○妙只○等○我○剝○了○衣○服○便○罷○奇那○賊○禿○知○道○石

秀○那○里○敢○掙○扎○做○聲○破○石○秀○都○剝○了○衣○裳○赤○條○條

不○着○一○絲○妙絕悄○悄○去○扇○膝○邊○拔○出○刀○來○三○四

刀○棚○死○了○三四刀○又○妙○極却○把○刀○來○旋○在○頭○陀○身

邊○殺人○是○極○妙看○他何○等○開○逃○極看○了兩○筒○衣○服○捲○做○一○捆

包○了○精細之○極○再○回○客○店○裏○輕○輕○地○推○開○了○門○進

去○悄○悄○地○妙關○上○了○自○去○睡○不○在○話○下○却○說○本○處

城○中○一○箇○賣○糕○粥○的○王○公○其○日○五○更○挑○着○擔○糕○粥

點○着○箇○燈○籠○一○箇○小○猴○子○跟○着○出○來○趕○早○市○正○來

到○死○屍○邊○過○却○被○絆○一○交○把○那○老○子○一○擔○糕○粥○傾

傾

醉倒

澄在地下只見小猴子叫道苦也一箇和尚醉倒
在這里倒老子摸得起來摸了兩手腥血叫聲苦
不知高低幾家隣舍聽得都開了門出來把火焰
時只見遍地都是血粥文兩箇屍首攔在地上衆
隣舍一把拖住老子要法去官司陳告正是禍從天
降災向地生畢竟王公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卷之五十

聖歎外書

第四十五回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

擗命三火燒祝家店

前有武松殺奸夫淫婦一篇此又有石秀殺
奸夫淫婦一篇若是者班乎曰不同也夫金
蓮之淫乃敢至於殺武大此其惡貫盈矣不

破胸取心實不足以蔽厥辜也若巧雲淫誠
 有之未必至於殺楊雄也坐巧雲以他日必
 殺楊雄之罪此自石秀之言而未必遂服巧
 雲之心也且武松之於金蓮也武大已死則
 武松不得不問此實武松萬不得已而出於
 此若武大固在武松不得而殺金蓮者法也
 今石秀之於巧雲既去則亦已矣以姓石之
 人而殺姓楊之人之妻此何法也總之武松

之殺二人全是為兄報仇而已曾不與焉若
 石秀之殺四人不過為已明冤而已並與楊
 雄無與也觀巧雲所以污石秀者亦即前日
 金蓮所以污武松者乃武松以親嫂之嫌疑
 而落落然受之曾不置辯而天下後世亦無
 不共明其如冰如玉也者若石秀則務必辯
 之肯後辯之又必當面辯之迎兒辯之又必
 巧雲辯之務令楊雄深有以信其如冰如玉

而○後○已○嗚○呼○豈○真○天○下○之○大○另○又○有○此○一○種○
○囀○刻○狠○毒○之○惡○物○歟○吾○獨○怪○耐○菴○以○一○手○擲○
○一○筆○而○既○寫○一○武○松○又○寫○一○石○秀○嗚○呼○又○何○
○奇○也○

話說當下眾鄰舍結住王公直到薊州府裏首告
知府却纔陞廳一行人跪下告道這老子挑着一
擔糕粥潑翻在地下看時却有兩箇死屍在粥裏
先說潑粥文說死屍一箇是和尚一箇是頭陀俱
妙絕在粥裏妙

各身上無一絲頭陀身邊有刀一把老子告道老
漢每日嘗賣糕糜營生只是五更出來趕趁今朝
起得早了些箇和這鐵頭猴子只顧走不看下面
一交絆翻碗碟都打碎了相公可憐
重訴跌碎碗
碟輕帶兩箇
死屍妙得經紀老子情性只見血淋淋的兩箇死
知此則聽訟直易也屍又喫一驚只訴自己喫驚不
管兩人被殺妙妙叫起隣舍來倒被
扯住到官倒被妙活是不
知高低老子望相公明鏡辯察知府
隨即取了供詞行下公文委當方里甲帶了仵作

公人押了隣舍王公一千人等下來簡驗屍首明白回報眾人登場看簡已了回州稟復知府被殺死僧人係是報恩寺闍黎裴如海傍邊頭陀係是寺後胡道和尚不穿一絲身上三四道槌傷致命方死胡道身邊見有兇刀一把只見項上有勒死傷痕一道係是胡道掣刀槌死和尚懼罪自行勒死益歎石秀胸中精細做事出人知府叫拘本寺僧鞠問緣故俱各不知情緣知府也沒箇決斷當案孔目稟道眼

見得這和尚裸形赤體必是那頭陀幹甚不公不法的事互相殺死不干王公之事鄰舍都教召保聽候屍首着仰本寺住持卽備棺木盛殮放在別處立箇互相殺死的文書便了知府道也說得是隨即發落了一千人等不在話下前頭巷裏是又一條 那些好事的子弟做成一隻曲兒唱道堪笑報恩和尚撞着前生冤障將善男瞞了妙信女勾來妙要他喜捨肉身妙慈悲歡暢妙怎極樂觀音

方纔接引妙。蚤血盆地獄塑來出相絕妙。真是好。鮮想。

色空空色空色空他全不記多心經上妙。到如。

今徒弟度生回絕。連長老涅槃街巷妙。絕。若容。

得頭陀頭陀容得和合多僧妙。上下各也。同房共。

佳妙。未到得無嘗勾帳妙。只道目連救母上西天。

從不見這賊禿為娘身喪妙。後頭巷裏又是一條巷。也。

有幾箇好事的子弟聽得前頭巷裏唱着却不伏。

氣便也做隻臨江仙唱出來賽他道淫戒破時招。

殺報妙。因緣不爽分毫妙。本來面目忒蹊蹺妙。一。

絲真不掛妙。立地放屠刀高正絕。大和尚今朝圓。

寂了絕。小和尚昨夜狂騷絕。頭陀列頸見相交妙。

為爭同穴死絕。誓願不相饒妙。兩隻曲條條。

巷又是條。都唱動了那婦人聽得目瞪口呆却不。

敢說只是肚裏暗暗地叫苦楊雄在薊州府裏有。

人告道殺死和尚頭陀心裏早知了些箇尋思此。

一事准是石秀做出來的我前日一時間錯怪了。

他我今日閒些且去尋他問他箇真實正走過州

橋前來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哥哥那里去楊雄

回過頭來見是石秀撞着便道兄弟我正沒尋你

處石秀道哥哥且來我下處和你說話把楊雄引

到客店裏小房內說道哥哥兄弟不說謊麼石秀

筆筆寫出咄咄相逼之勢楊雄道兄弟你休怪我是我一時愚

蠢酒後失言反被那婆娘猜破了說兄弟許多不

是我今特來尋賢弟負荆請罪石秀道哥哥兄弟

雖是箇不才小人却是頂天立地的好漢如何肯

做別樣之事此語前武松亦曾說却覺其濶大今

其妙怕哥哥日後中了奸計因此來尋哥哥有表記

教哥哥看此句直貫下盡刺在此皆石秀語中間

可將出和尚頭陀的衣裳盡剝在此將出衣裳了

寫得如活楊雄看了心頭火起便道兄弟休怪我今夜

碎割了這賤人出這口惡氣是楊石秀笑道你又

來了石秀又狠毒又你既是公門中勾當的人如

精細筆筆寫出

何不知法度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姦如何殺得人
倘或是小弟胡說時却不錯殺了人石秀轉說楊

雄道似此怎生罷休得罷休二字絕倒忽然說到

也石秀道哥哥只依着兄弟的言語教你做箇好

男子楊雄道賢弟你怎地教我做箇好男子石秀

道此間東門外有一座翠屏山好生僻靜哥哥到

明日只說道我多時不曾燒香我今來和太嫂同

去把那婦人賺將出來就帶了迎兒同到山上精

小弟先在那里等候着當頭對面把這是非都對

得明白了哥哥那時寫與一紙休書棄了這婦人

多恐楊雄不肯且先說是休棄到得是非對畢

却不是上着楊雄道兄弟何必說得你身上清潔

我已知了都是那婦人楊雄似石秀道不然

咄咄我也也要哥哥知道他往來真實的事寫石秀

楊雄道既然兄弟如此高見必然不差是楊我

明日准定和那賤人來你却休要悞了石秀道小

弟不來時所言俱是虛謬。句句生接字字出角轉說轉復可畏。楊雄

當下別了石秀離了客店且去府裏辦事至晚回

家並不提起亦不說甚只和每日一般。前夜何不便爾文情

遇合次日天明起來對那婦人說道我昨夜夢見

神人怪我說有舊願不曾還得。也是還願絕倒。向日許下

東門外嶽廟裏那炷香願未曾還得今日我開些

要去還了須和你同去那婦人道你便自去還了

罷要我去何用。同是還願不肯去為來絕倒。楊雄道這願

心却是當初說親時許下的必須要和你同去那

婦人道既是恁地我們早喫些素飯燒湯洗浴了

去楊雄道我去買香紙顧轎子你便洗浴了梳頭

插帶了等我就叫迎兒也去走一遭楊雄又來客

店裏相約石秀飯罷便來兄弟休悞石秀道哥哥

你若擡得來時只教在半山裏下了轎你三箇步

行上來我自上面一箇僻處等你不要帶閒人

上來。石秀色色精細可畏之甚。楊雄約了石秀買了紙燭歸來

喫了早飯那婦人不知有此事只顧打扮的齊齊
 整整迎兒也插帶了轎夫扛轎子早在門前伺候
 楊雄道泰山看家我和大嫂燒香了便回潘公道
 多燒香早去早回宛然前日石秀告潘公語趣那婦人上了
 轎子迎兒跟着楊雄也隨在後面出得東門來楊
 雄低低分付轎夫道與我擡上翠屏山去我自多
 還你些轎錢不到兩箇時辰早來到翠屏山上原
 來這座翠屏山在薊州東門外二十里都是人家

的亂墳上面一望盡是青草白楊並無菴舍寺院
 當下楊雄把那婦人擡到半山叫轎夫歇下轎子
 拔去葱管搭起轎簾微細必悉叫那婦人出轎來婦人
 問道却怎地來這山裏楊雄道你只顧且上去轎
 夫只在這裡等候不要來少刻一發打發你酒錢
 轎夫道這箇不妨小人自在此間伺候便了楊
 雄引着那婦人并迎兒三箇人上了四五層山坡
 只見石秀坐在上面那婦人道香紙如何不將來

婦人未上轎楊雄以買香紙誑之及其既上楊雄

道我自先使人將上去了把婦人一引引到一處

古墓裏前日一引二引三引四引五石秀便把包

裹腰刀桿棒都放在樹根前來精細道嫂嫂拜揖

只四字亦復那婦人連忙應道叔叔怎地也在此

里咄咄可畏一頭說一面肚裏喫了一驚活石秀道在此專

等多時咄咄可畏楊雄道你前日對我說道叔叔多遍

把言語調戲你又將手摸着你胸前問你有孕也

未今日這里無人你兩箇對得明白那婦人道哎

呀過了的事只顧說甚麼妙絕石秀睜着眼道嫂

嫂你怎麼說活畫石秀那婦人道叔叔你沒事

自把鬚兒提做甚麼妙絕絕倒合前後二語想

也體出石秀道嫂嫂只一字妙絕上只四字此

面狠毒都活畫出來俗本便打開包裹取出海閣

黎並頭陀的衣服來撒放地下道你認得不咄咄

那婦人看了飛紅了臉無言可對石秀臆地掣出

腰刀石秀狠毒之極便與楊雄說道此事只問銀兒

看他寫翠屏山全是石秀調遣楊雄是楊楊雄便揪過那丫頭是楊跪在

面前喝道你這小賤人快好好實說如何在和尚

房裏入姦何一如如何約會把香桌兒為號何二如如

何教頭陀來敲木魚三如何實對我說饒你

這條性命但瞞了一句先把你剝做肉泥迎兒叫

道官人不干我事不要殺我我說與你如何僧房

中喫酒何一如如何上樓看佛牙何二如如何趕他下

樓下看潘公酒醒三如第三日如何頭陀來後門

化齋飯四如何如何教我取銅錢布施與他五如何如

何娘子和他約定但是官人當牢上宿要我撥香

桌兒放出後門外便是暗號頭陀來看子却去報

知和尚六如何如何海闍黎扮做俗人帶頂頭巾入

來娘子扯去了露出光頭來七如何如何五更聽敲

木魚響要我開後門放他出去八如何如何娘子許

我一副剝蠟一套衣裳九如何只得隨順了九

如何往來已不止數十遭後來便喫殺了十如何

如何又與我幾件首飾教我對官人說石叔叔把

言語調戲一節這箇我眼裏不曾見因此不敢說

十一如何補前只此是實並無虛謬迎兒說罷

石秀便道哥哥得知麼石秀可用此語這般言語須

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說語語咄咄請哥哥却問嫂嫂

備細緣繇看他又楊雄揪過那婦人來是楊喝道

賊賤人丫頭已都招了，你便一些兒休賴，再把實

情對我說了，便你這幾人一條性命，那婦人說道

我的不是了，你看我舊日夫妻之面，饒恕了我這

一遍，石秀道哥哥含糊不得石秀狠毒之極我惡其人寫得石秀

接之間駭疾不可當須要問嫂嫂一箇從頭備細原繇，楊雄

喝道：賤人，你快說那婦人只得把和尚二年前如

何起意一如何如何來結拜我父做乾爺二如何做好

事，日如何先來下禮三如何我遞茶與他，如何只管

看我笑四如何如何，石叔叔出來連忙去了五如何

何○我○出○去○拈○香○只○管○擺○近○身○來○六如半○夜○如○何○到○
 布○簾○前○捏○我○的○手○便○教○我○還○了○願○好○七如如○何○叫○
 我○是○娘○子○騙○我○看○佛○牙○八如如○何○求○我○圖○箇○長○便○
 如○何○如○何○教○我○反○問○你○便○撚○得○石○叔○叔○出○去○十如
 如○何○定○要○我○把○迎○兒○也○與○他○說○不○時○我○便○不○來○了○
 一○都○說○了○石○秀○道○你○却○怎○地○對○哥○哥○倒○說○我○來○調○
 戲○你○上第十句已明男招出石秀務要特地再那
提出來洗刷清白咄咄相通可畏可恨

婦○人○道○前○日○他○醉○了○罵○我○我○見○他○罵○得○蹺○蹊○我○只○
 猜○是○叔○叔○看○見○破○綻○說○與○他○也○是○前○兩○三○夜○他○先○
 教○道○我○如○此○說○補文中之所無這○早○晨○便○把○來○支○吾○實○是○
 叔○叔○並○不○曾○恁○地○石○秀○道○今○日○三○面○說○得○明○白○了○
 任○從○哥○哥○心○下○如○何○措○置○石秀轉說轉更可畏
通篇結束到此一句寫
石秀只為明白自己並非若揚○雄○道○兄○弟○你○與○我○
武松之於金蓮令人可恨拔○了○這○賤○人○的○頭○面○剃○了○衣○裳○然○後○我○自○伏○侍○他○
揚雄好○笑○石○秀○便○把○那○婦○人○頭○面○首○飾○衣○服○都○剃○了○把

二字寫石秀楊雄割兩條裙帶把婦人綁在樹上

石秀徑把迎兒的首飾也去了便把妙徑把又妙

恨。遞過刀來寫石秀却在人情之外天地說道哥

哥這箇小賤人留他做甚麼一發斬草除根何至於此

可恨楊雄應道果然好兄弟把刀來我自動手迎

兒見頭勢不好却待要叫楊雄手起一刀揮作兩

段那婦人在樹上叫道叔叔勸一勸活畫石秀道

嫂嫂不是我石秀狠毒句句都畫出來不楊雄

是你勸的事又是你幫的事

向前把刀先挖出舌頭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婦人

叫不得楊雄却指着罵道你這賊賤人我一時誤

聽不明險些被你騙過了一着壞了我兄弟情分

二乃久後必然被你害了性命我想你這婆娘心

肝五臟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從心窩裏直

割到小肚子下不堪取出心肝五臟掛在松樹上間

楊雄又將這婦人七事件分開了却將釵釧首飾

都拴在包裹裏了好楊雄道兄弟你且來和你商

量一箇長便如今一箇奸夫少說了一箇淫婦

說都○已○殺○了○只○是○我○和○你○投○那○里○去○安○身○石○秀

道○兄○弟○自○有○箇○所○在○請○哥○哥○便○行寫石秀精細出人楊雄

道○却○是○那○里○去○石○秀○道○哥○哥○殺○了○人○兄○弟○又○殺○人

不○去○投○梁○山○泊○入○夥○却○投○那○里○去○楊○雄○道○且○住○我

和○你○又○不○曾○認○得○他○那○里○一○箇○人○如○何○便○肯○收○錄

我○們○石○秀○道○哥○哥○差○矣○如○今○天○下○江○湖○上○皆○聞○山

東○及○時○雨○宋○公○明○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誰○不

知○道○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藝○愁○甚○不○收○留○楊○雄

道○凡○事○先○難○後○易○免○得○後○患○我○却○不○合○是○公○人○只

恐○他○疑○心○不○肯○安○着○我○們○石○秀○笑○道○他○不○是○押○司

出○身石秀寫得色色出人我○教○哥○哥○一○發○放○心○前○者○哥○哥○認

義○兄○弟○那○一○日○先○在○酒○店○裏○和○我○喫○酒○的○那○兩○箇

人○一○箇○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一○箇○是○錦○豹○子

楊○林○他○與○兄○弟○十○兩○一○錠○銀○子○尚○兀○自○在○包○裏忽然

合○因此○可○去○投○托○他○楊○雄○道○既○有○這○條○門○路○我○去

收拾了些盤纏便走石秀道哥哥你也這般搭纏
 倘或入城事發拏住如何脫身放着包裹裏見有
 若干釵釧首飾兄弟又有些銀兩再有人同去也
 穀用了這一句引下文妙筆何須又去取討惹起是非來如
 何解救這事少時便發不可遲滯我們只好望山
 後走石秀便背上包裹拏了棍棒楊雄插了腰刀
 在身邊提了朴刀却待要離古墓只見松樹後走
 出一箇人來叫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人割了

却去投遼梁山泊入夥我聽得多時了奇楊雄石
 秀看時那人納頭便拜奇又楊雄却認得這人姓時
 名遷祖貫是高唐州人氏流落在此只一地里做
 些飛簷走壁跳籬騙馬的勾當曾在薊州府裏喫
 官司却是楊雄救了人都叫他做鼓上蚤當時楊
 雄便問時遷你如何在這里時遷道節級哥哥聽
 稟小人近日沒甚道路在這山裏掘些古墳覓兩
 分東西因見哥哥在此行事不敢出來衝撞却聽

說去投梁山泊入夥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
雞盜狗的勾當幾時是了跟隨得二位哥哥上山
去却不好未知尊意肯帶挈小人麼石秀道既是
好漢中人物他那里如今招納壯士那爭你一箇
若如此說時我們一同去時遷道小人却認得小
路去好當下引了楊雄石秀三箇人自取小路下
後山投梁山泊去了却說這兩箇轎夫在半山裏
等到紅日平西不見三箇下來分付了又不敢上

去挨不過了活不免信步尋上山來只見一羣老
鴉成團打塊在古墓上奇兩箇轎夫上去看時原
來却是老鴉奪那肚腸喫以此聒噪奇轎夫看了
喫着一驚慌忙回家報與潘公一同去蘆州府裏
首告知府隨即差委一員縣尉帶了件作行人來
翠屏山簡驗屍首已了回覆知府稟道簡得一口
婦人潘巧雲割在松樹邊使女迎兒殺死在古墓
下墳邊遺下一堆婦人與和尚頭陀衣服寫石秀
胸中經

許。知府聽了想起前日海和尚頭陀的事備細詢問潘公那老子把這僧房酒醉一節和這石秀出去的緣繇細說了一遍知府道眼見得這婦人與和尚通姦那女使頭陀做脚想石秀那厮路見不平殺死頭陀和尚楊雄這厮今日殺了婦人女使無疑定是如此只拏得楊雄石秀便知端的當卽行移文書捕獲楊雄石秀其餘驕夫人等各放回聽候潘公自去買棺木將屍首殯葬不在話下

再說楊雄石秀時遷離了薊州地面在路夜宿曉行不則一日行到鄆州地面過得香林洼早望見一座高山不覺天色漸漸晚了看見前面一所靠溪客店三箇人行到門首店小二却待關門只見這三箇人撞將入來小二問道客人來路遠以此晚了時遷道我們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因此到得晚了小二哥放他三箇人來安歇問道客人不曾打火麼時遷道我們自理會小二道今日

沒客歇竈上有兩隻鍋乾淨客人自用不妨時遷
 問道店裏有酒肉賣麼小二道今日早起有些肉
 都被近村人家買了去只剩得一甕酒在這裡並
 無下飯時遷道也罷先借五升米來做飯却理會
 小二哥取出米來與時遷就淘了做起一鍋飯來
 石秀自在房中安頓行李叙得楊雄取出一隻釵
 兒把與店小二叙得先回他這甕酒來喫明日一
 發算帳小二哥收了釵兒便去裏面撥出那甕酒

來開了將一碟兒熟菜放在桌子上時遷先提一

桶湯來叫楊雄石秀洗了脚手寫時遷漸一面篩

酒來就來請小二哥一處坐地喫酒非必要小二

問起視家放下四隻大碗斟下酒來喫石秀看見

店中簷下插着十數把好朴刀奇問小二哥道你

家店裏怎的有這軍器小二哥應道都是主人家

畱在這裡石秀道你家人是甚麼樣人小二道

客人你是江湖上走的人如何不知我這裡的名

字前面那座高山便喚做獨龍山山前有一座凖
巍巍岡子便喚做獨龍岡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
這里方圓三十里却喚做祝家莊莊主太公祝朝
奉有三箇兒子稱爲祝氏三傑莊前莊後有五七
百人家都是佃戶各家分下兩把朴刀與他這里
喚作祝家店嘗有數十箇家人來店裏上宿以此
分下朴刀在這里石秀道他分軍器在店裏何用
小二道此間離梁山泊不遠只恐他那里賊人來

借糧因此準備下石秀道與你些銀兩回與我一
把朴刀用如何生小二哥道這箇却使不得器械

上都編着字號我小人喫不得主人家的棍棒我
這主人法度不輕石秀笑道我自取笑你你却便
慌且只顧喫酒小二道小人喫不得了先去歇了
客人自便寬飲幾杯小二哥去了楊雄石秀又自
喫了一回酒只見時遷道哥哥要肉喫麼楊雄道
店小二說沒了肉賣你又那里得來時遷嘻嘻的

笑着去竈上提出一隻老大公雞來

都是生發後文無甚出色

楊雄問道那里得這雞來時遷道小弟却纔去後面淨手見這隻雞在籠裏尋思沒甚喫酒被我悄悄把去溪邊殺了提桶湯去後面就那里擣得乾淨煮得熟了把來與二位哥哥喫楊雄道你這厮還是這等賊手賊脚石秀笑道還未改本行三箇笑了一回把這雞來手斯開喫了一面盛飯來喫只見那店小二畧睡一睡放心不下爬將起來前

後去炷管只見厨桌上有些雞毛和雞骨頭却去竈上看時半鍋肥汁小二慌忙去後面籠裏看時不見了雞連忙出來問道客人你們好不達道理如何偷了我店裏報曉的雞喫時遷道見鬼了耶耶

如聞其聲

我自路上買得這隻雞來喫何曾見你的

雞小二道我店裏的雞却那里去了時遷道敢被野猫拖了黃狸子喫了鷓鷹撲去了我却怎地得知

好如聞其聲

小二道我的雞纔在籠裏不是你偷了

是誰石秀道不要爭直幾錢陪了你便罷店小二道我的是報曉雞店內少他不得你便陪我十兩銀子也不濟只要還我雞石秀大怒道你詐哄誰老爺不陪你便怎地店小二笑道客人你們休要在這里討野火喫只我店裏不比別處客店拏你到莊上便做梁山泊賊寇解了去

看他要生出事頭無可生處如

此曲折寫來

石秀聽了大罵道便是梁山泊好漢你怎

麼拿了我去請賞楊雄也怒道好意還你些錢不

陪你怎地拿我去小二叫一聲有賊只見店裏赤條條地走出三五箇大漢來逕迤楊雄石秀來被石秀手起一拳一箇都打翻了小二哥正待要叫被時遷一拳打腫了臉做聲不得這幾箇大漢都從後門走了楊雄道兄弟這厮們一定去報人來我們快喫了飯走了罷三箇當下喫飽了把包裹分開腰了穿上麻鞋跨了腰刀各人去鎗架子上揀了一條好朴刀

石秀道左右只是左右不可

忽處
然寫場

第五才子書
翠屏山
放○過○了○他○便○去○竈○前○尋○了○把○草○竈○裏○點○箇○火○望○裏○
而○四○下○焯○着○畢竟寫出是石秀看○那○草○房○被○風○一○煽○刮○刮○
雜○雜○火○起○來○那○火○頃○刻○間○天○也○似○般○大○三○箇○拽○開○
脚○步○望○大○路○便○走○三○箇○人○行○了○兩○箇○更○次○只○見○前○
面○後○面○火○把○不○計○其○數○約○有○一○二○百○人○發○着○喊○趕○
將○來○石○秀○道○且○不○要○慌○我○們○且○揀○小○路○走○石秀只是
楊○雄○道○且○住○一○箇○來○殺○一○箇○兩○箇○來○殺○一○雙○待○天○
色○明○朗○即○走○此處寫出楊雄說○猶○未○了○四○下○裏○合○攏○來○

楊○雄○當○先○石○秀○在○後○時○遷○在○中○獨寫楊雄三○箇○挺○着○朴○
刀○來○戰○莊○客○那○夥○人○初○時○不○知○輪○着○鎗○棒○趕○來○楊○
雄○手○起○朴○刀○早○戳○翻○了○五○七○箇○前○面○的○便○走○後○面○
的○急○待○要○退○石○秀○趕○入○去○又○戳○翻○了○六○七○人○四○下○
里○莊○客○見○說○殺○傷○了○十○數○人○都○是○要○性○命○的○思○量○
不○是○頭○都○退○了○去○三○箇○得○一○步○趕○一○步○正○走○之○間○
喊○聲○又○起○枯○草○裏○舒○出○兩○把○撓○鉤○正○把○時○遷○一○撓○
鉤○搭○住○拖○人○草○窩○去○了○苦一時遷拖去便令下文住手不得生出三打亂家

莊石秀急轉身來救時遷背後又舒出兩把撓鈎
 來却得楊雄眼快便把朴刀一撥撥開望草裏便
 截發聲喊卻走了不可不救不可不救只如此好兩箇見捉了時
 遷怕深入重地亦無心戀戰顧不得時遷了且四
 下里尋路走罷見遠遠地火把亂明小路上又無
 叢林樹木矧得有路便走畫一直望東邊去了衆
 莊客四下里趕不着自救了帶傷的人去將時遷
 背剪綁了押送祝家莊來且說楊雄石秀走到天

明望見一座村落酒店石秀道哥哥前頭酒肆裏
 買碗酒飯喫了去就問路程兩箇便入村店裏來
 倚了朴刀坐下叫酒保取些酒來就做些飯喫酒
 保一面鋪下菜蔬燙將酒來方欲待喫只見外面
 一箇大漢走入來生得濶臉方腮眼鮮耳大貌醜
 形羸穿一領茶褐紬衫戴一頂萬字頭巾繫一條
 白絹搭膊下面穿一雙油胸靴叫道大官人教你
 們挑擔來莊上納店主人連忙應道裝了擔少刻

便送到莊上。那人分付了，便轉身。又說道：「快挑來，却待出門，正從楊雄石秀面前過。楊雄却認得他，便叫一聲：『小郎，你如何在這裡？』不看我，一看那人，回轉頭來看了一看，却也認得。便叫道：『恩人如何來到這裡？』望着楊雄便拜，不是楊雄撞見了這箇人，有分教：三莊盟誓成虛謬，衆虎咆哮起禍殃。畢竟楊雄石秀遇見的那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五十一

